每周推荐 | 吕叔湘

从文言到白话

随看随想

1964年春，应《文字改革》月刊编者之邀，吕叔湘先生为该刊撰写“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”；《语文常谈》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，凡八篇。这八篇的标题分别是：语言和文字、声韵调、形音义、字词句、意内言外、古今言殊、四方谈异、文字改革；内容涉及汉语言文字诸要素及沿革等，是经典的“大家小书”。

这篇《从文言到白话》是《古今言殊》的一部分；题目即其主旨，阐述白话是如何慢慢生长和成熟起来的。内容的质实自不待言，语言的精确、自然，更是现代汉语的典范。

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（1904-1998），于语言学厥功至伟；简直可以说是“语言学”的同义语。（任余）

语言在不断地变化，文字自然也得跟着变化，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落后于语言，而且二者的距离常常有越拉越大的倾向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，就是用拼音文字的民族，也不是让儿童学会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，也还是要“念书”的，书上有的字，口语里不用了，也得学；口语里有的字，书上没有，就学不到。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是些经典，宗教的、历史的和文学的经典，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影响，使它趋于保守。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——在古代主要是统治阶级——的交际工具，这种人在人口中占极少数，只要这些人可以彼此了解就行了，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懂是不考虑的，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以讲给他们听。由于这两个原因，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，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、印度中世纪的梵文，都是显著的例子。

在中国，除了这些原因，还有汉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，而汉字不表音，便于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，比如嘴里说“眉毛和头发”，笔底下写“眉发”，既省事，又“古雅”，一举两得。而况口语里有些字究竟该怎么写，也煞费踌躇，虽然历代不断出现新造的字（而且各写各的，以致异体泛滥），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口语里的字写不出来或者没有一定的写法。同时，汉字的难学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数经常维持很小的比率，而既读书识字则了解传统的文字又比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容易，社会上对于语体文字的需要就不那么迫切，因而造成长期使用所谓“文言”的局面。

跟文言对待的是所谓“白话”。白话最初只在通俗文学里使用，直到“五四”以后才逐步取代文言，成为唯一通用的书面汉语。这是大概的说法，不免有点简单化。一方面，口语不断冲击书面语，使文言的面貌起变化；另一方面，白话在最初还不能完全脱离文言的影响，而在它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之后，更不能不从文言吸收许多有用的成分。

上古时代的文字可以拿《书经》做例子：

先王有服，恪遵天命，兹犹不常宁；不常厥邑，于今五邦。今不承于古，罔知天之断命，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！若颠木之有由蘖，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，绍复先王之大业，底绥四方。

这在当时应该是接近口语的语体文，不过跟后世的口语差别很大，就被认为是古奥的文言了。

像《战国策》可以代表周朝末年的一般文字，大概跟当时的语言也相去不远。汉魏以后的文字多数沿袭先秦的语汇、语法，跟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。但是也有多少接受口语影响的文章，像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就是一个例子。

南齐的文人任昉有一篇弹劾刘整的奏疏，本文是工整的“骈文”（比一般“古文”更多雕琢），里边引述有关的诉状和供词却是语体。

……

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，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。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。佛经里面有很多故事，和尚讲经常常利用这些故事，加盐添醋，像说书似的，很受群众欢迎。后来扩大范围，佛教以外的故事也拿来说。除此之外，禅宗的和尚讲究用言语启发，这些问答的话，听的人非常重视，照实记下来，流传成为“语录”。后来宋朝的理学家学他们的样儿，也留下来许多语录。这些语录是很接近口语的……

白话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问题难于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。一则有些古代文字，像前面任昉的文章里所引诉状，虽然是语体，可是毕竟跟近代的语言差别太大。二则流传下来的资料总是文白夹杂的多；大概说来，记录说话的部分白话的成分多些，叙事的部分文言的成分多些。通篇用语体，而且是比较纯净的语体，要到南宋末年的一部分“话本”（如《碾玉观音》、《西山一窟鬼》）才能算数。甚至在这以后，仍然有文白夹杂的作品出现，《三国演义》就是一个例子。

白话就是这样在那里慢慢地生长着，成熟着。但是一直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，直到“五四”之后才占据了整个文艺界的阵地。这跟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大关系，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容。但是在实用文的范围内，文言文的优势在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还维持了一个时期。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白话文才成为一切范围内的通用文字。但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，白话的面貌跟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大有不同了；它继承了旧白话的传统，又从文言，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从外语，吸取了有用的语汇和语法，大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。

（选自吕叔湘《语文常谈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第1版）

师生之间

平凡的故事

□史俭明

我要讲述的是一所村小的平凡故事。如果你有机会与乡村教师座谈教研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：乡村教育绝不是闭塞落后的坐井观天，而是一个开放的、大有作为的天地。

或许这里没有城市化的规范，但他们的每节课都是用最朴实的心书写的故事，故事里有悲喜、有血泪，有成功、有失败，这些真挚的情感是最令人感动的。

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，师生们正在上课。蓦然听到一个学生惊叹道：“看呀，下雪了！下雪了！”清脆高昂的声音瞬间打破了教室里浓厚的讨论氛围。透窗而望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降下来。孩子们兴奋得议论纷纷，心早已飞到了窗外。教师突发奇想：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去拥抱白雪呢？让他们去寻觅冬天雪景的“小秘密”或许是一件非常别致的语文课。伴随教师一声令下，孩子们欢呼雀跃着跑进了雪的海洋。他们或仰视，或眺望，或聆听，或嗅闻，或触摸……

感受着美丽的雪，孩子们嬉戏着，谈论着：“你们看，雪花像什么！”“像蒲公英，像鹅毛，像柳絮，像棉花，像白糖……”一个孩子指着翠绿松柏上挂满的洁白雪花，大声叫嚷着：“快看，雪落在松树上就是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啊！”有的孩子脱下帽子兜住纷纷扬扬的雪花，一转眼，雪花消失得无影无踪；有的孩子伸出小手迎接雪花，雪花带着冰清玉洁而来，也带着奇寒而至，凉飕飕的有些刺痛；有的孩子甚至张开红润的小嘴，想舔一舔那飘忽而下的洁白“花瓣”。孩子们被雪花包围了，头上、脸上、身上到处都是雪花，拂去一身，未几又满。孩子们在雪景中尽情玩耍着，教师竟不忍心打扰他们，好可爱的孩子，好可爱的雪！

回到教室，教师微笑着对孩子们说：“玩得高兴吗？”“高兴！”“要是把你们刚才观察到的雪景都写下来，一定是一篇非常优美的作文，想试试吗？”“想！”……

那一次，孩子们的作文写得棒极了，教师选取其中几篇推荐给报社，竟然都发表了。

这就是一所村小的平凡故事，或许它是那样渺小，渺小到微不足道，但是却惊醒了沉睡的思维，打开了拓展生成的智慧大门。而这样的故事还在许多乡村发生着，它们有着泥土的气息，花的芬芳，散发着独属于乡村特有的悠长的味道。

（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濮阳县子岸镇中心校）

教育妙招

让学生爱上读书

□赵 丽

低年级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萌芽期，是阅读的起步阶段，直接影响着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形成与发展。与此同时，低年级孩子也有注意力不易集中、识字量少等特点，如何引导这群孩子爱上阅读？我采取了诸多举措。

每天下午，我会抽出一节自习课给孩子们读一个故事，带他们进入故事情节，让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，感受文字的魅力。我从童话故事入手，先选择那些篇幅短小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，不要求他们明白故事蕴含的道理，只希望他们喜欢听。接着，我们再读孙幼军的《小猪唏哩呼噜》、张秋生的“小巴掌经典童话”系列。当一个故事读完时，学生眼中开始有了期待，这种期待就是他们想读书的欲望。慢慢地，我鼓励孩子们说说自己从故事里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。没想到，孩子们的想象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想。别小看每天读一个小故事，只要教师能够坚持，一个故事就能把孩子带入阅读的殿堂。

语文课上，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，我经常结合课文内容，有目的、有计划地向学生介绍一些书中人物、内容梗概或精彩片断。如教《丑小鸭》一文后，我向学生介绍《安徒生童话选》；教《日月潭》一文后，我向学生推荐《日月潭里斗恶龙》。这样，在不经意间，就引导孩子们萌发出主动阅读的兴趣，也从中感受到名著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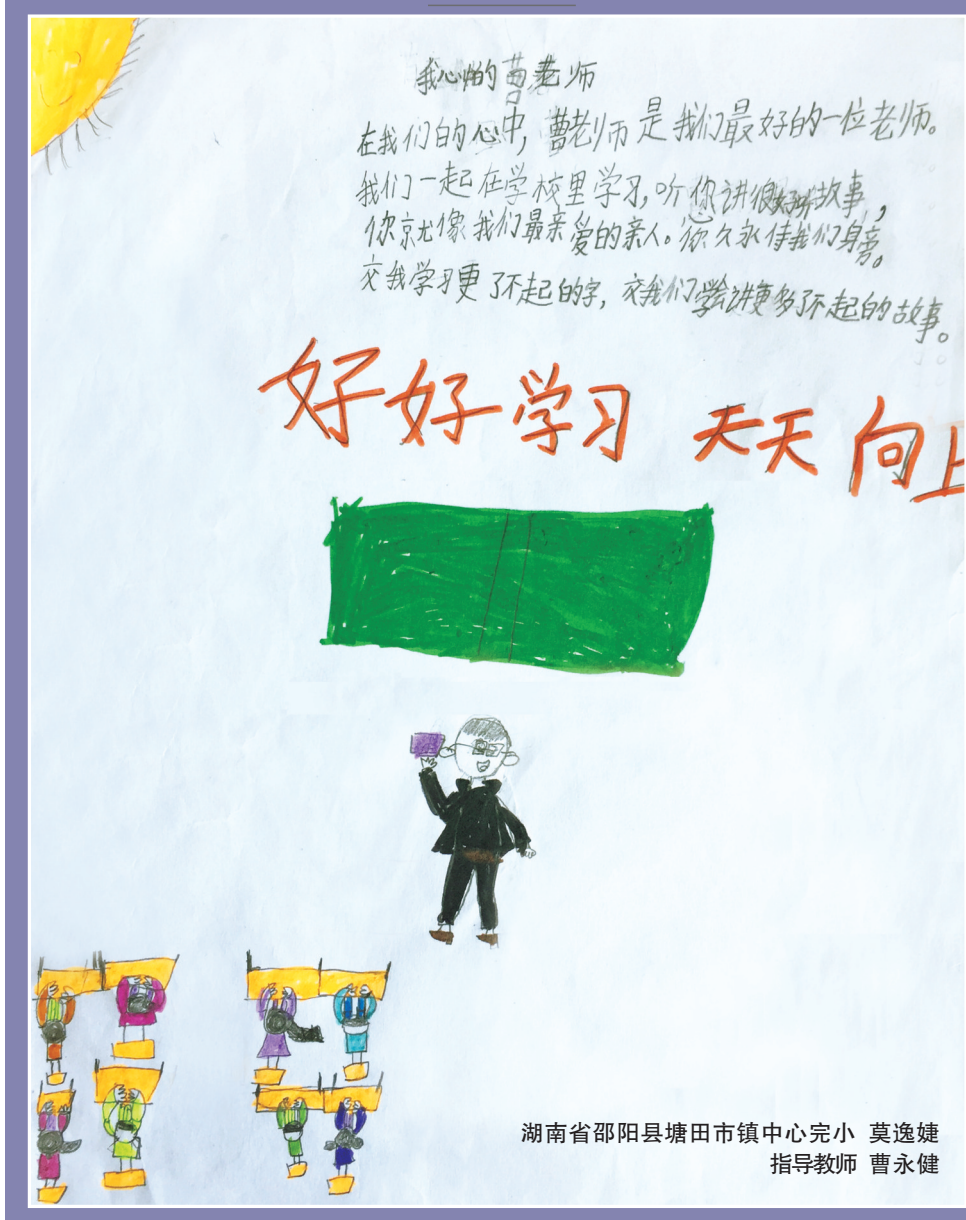
课外阅读的兴趣不是一朝一夕培养的。为了激发学生持久的阅读兴趣，提高阅读质量，我利用语文课前3分钟让学生进行读书汇报，借此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。为了给孩子们创设阅读环境，我在班级建立了一个小小读书角，摆放了孩子们专用的书架和图书。我还告诉孩子们，自习课上只要完成了学习任务，就可以随时拿出自己喜欢的书阅读。孩子们为了获得“奖励”的读书时间，积极完成学习任务，逐渐养成了一有空余时间就读书的好习惯。就这样，班级的读书氛围渐渐浓厚，孩子们的朗读水平、表达能力也在日益提高。

让孩子爱上读书，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很重要。为此，我利用家长会培训家长，渐渐地，有些家长即使外出也会带上一两本书，在公园，在郊外，在鸟语花香的环境里，与孩子一起读上几段。

课外阅读应是自主、自愿的阅读，只要能激发孩子们的读书兴趣，我们应该鼓励其广泛阅读，而不拘泥于课本与“教师眼中的好书”。只有这样，学生才会无拘无束地享受阅读乐趣，通过书籍点燃心灵的火花。

（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热闹二校）

童心绘师



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心完小 莫逸婕
指导教师 曹永健

2016年9月，我背着行囊来到国家级贫困县——湖南省邵阳县一所乡村小学支教。第一次与孩子们见面时，他们目光清澈，却大多木讷少言。沉默、卑怯成为孩子们童年挥之不去的影子。我决定用故事滋养孩子，做一个擦亮乡村教育星空的教师。我建立了“乡村萤火虫阅读教室”，两个月过去了，我看到孩子们绽放的笑脸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。他们也越来越喜欢表达，这是他们为我画的一幅画，尽管笔触稚嫩，但却让师生间的情感在纸上相遇，在心中永存。

成长记录

文字与我

□朱清建

作为高中历史教师，我深知文科教师拿得出手的应该是嘴皮子和笔杆子。可是，我并不善于表达。初为人师时，面对学生会有紧张感，但是伴随“讲台经验”的丰富，我也能够灵活自如地上课，应对各种突发状况。

嘴皮子不成问题，但笔杆子却是我内心的痛。

我的成长与文字相关。对于文字的美好记忆，基本停留在小学与初中阶段。那时，我的作文曾被老师作为范文给全班同学展示过。到了高中，来自农村的我失去了表达的勇气，文字上的优势也不复存在。

不过，写作能力不够突出，并不代表我对文字不感兴趣。小时候没有电视可看，我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读书。记得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已经在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当时对文字特别感兴趣，一切可以接触到的文字都被我读过，包括贴在墙上的报纸，甚至走在路上看到一片有文字的纸，我也会拿起来看一看。

执教高中历史多年后，我基本掌握了相关知识与教学技巧，在专业成长上我遇到了瓶颈，或者说是职业倦怠。学校的圈子相对封闭，总是在宿舍与学校之间打转，总是围绕学生在工作，总是到同一间办公室去见日复一日的同事，我感到很“寂寞”。

如何打发这种“教育寂寞”呢？碰巧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时，一个同学经常写时事评论，他对于时事的熟悉，对于热点问题的观点之犀利，让我震惊。我也想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，以此击败我的“教育寂寞”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写时事评论。

写时事评论与教学之间，我一直都认为是业余与专业的关系，没想到能够相互影响。在一些时事热点中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对教育类问题更感兴趣，因为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身边。于是，就有了相关文章《少些听话教育，多些规则教育》《高考“套餐”变“自助餐”，解放了学生对接了高校》等的发表。这些，让我看到教育带给写作的帮助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平日对时事热点的关注，以及评论的写作，开阔了视野，我开始有意识地将时事热点评论写作与所教课堂知识相互融合。比如，最近社会对美国总统大选的高度关注，给予我向学生讲解美国联邦制、总统共和制的鲜活事例，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美国总统的产生过程；再比如，通过英国“脱欧”事件，我向学生讲解欧洲一体化的来之不易，等等。

如今，“教育寂寞”与我而言像一场精神感冒，让我能够停下来反观自己的成长，找到突破的路径。送走“寂寞”，只留文字与我相伴。

（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阳县第一中学）

主编·马朝宏 电话·010-82296738 执行主编·宋鸽 电话·010-82296728 投稿信箱·zgjsbjscz@163.com 美编·孙东 电话·010-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·zgjsbtp@vip.163.com